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
第六十一回 李鐵拐訪晤玄珠子 王月英試察藍采和

卻說何仙姑、王月英跟隨鐵拐先生，駕雲前去藍家。半途之上，師徒們把處分藍氏子孫和懲戒胡氏的辦法談了一回。鐵拐先生又說：「這是小事。我為采和份上，並月英的面子，不能省此一行。此外更有一樁大事。」何仙姑忙問師兄還有何事。鐵拐先生才待回言，陡見東北角上一片烏雲，飛向南方而去。

鐵拐先生歎道：「孽哉此物。不知又要傷害多少生靈！」因即告訴二人道：「才說另有一件大事，即是為此。你們可能瞧得出那烏雲之上，站著的是什麼東西？」仙姑道行已深，早已望見是一條碩大無比，金鱗閃鑠，妖矯雄健的大蛟，便對鐵拐先生說了。月英卻一無所見，只見烏黑一片而已。鐵拐先生歎道：「論起此物的年歲，就是現今上界天仙，沒有幾位能夠高出它的。就說道行，它也能天遁，也能變化。普通神仙中，有幾位比得上它。但不曉得為什麼喜歡沉淪於魔道之中，專幹此傷天害理的事情。縱使一時逃得天譴，久後大數一到，終不能免於雷擊，何苦呢？」說時連連搖頭，只叫可惜可惜！月英動問此物出世年代和作祟情形？鐵拐先生笑對何仙姑說：「那就是大鬧螺獅道場的孽畜了。幾次三番，想佔據錢江，作為它的根據地。幸得玄珠子守衛得力，志不得逞。但劫數已定，久後終得被它搗亂一番。我今此去，就想送給玄珠子一件東西，可以救護百萬生靈。如至不得已時，便可取來應急的。」仙姑聽了，□分欽羨。當年代鐵拐先生將老蛟的歷史告訴月英。月英也驚異道：「我們是刻志求仙，難得大道。這老蛟既然有那麼深的道行，還要如此橫行，豈非自取滅亡？卻不枉負了萬年的功行。」鐵拐先生及何仙姑聽了，相顧歎息起來。此時已到藍家。鐵拐先生和仙姑、月英一同從空中降落，嚇得胡氏一家老少，都羅跪面前，不敢抬頭。只有月英不敢當他的大禮，忙起而避之。胡氏一見月英和仙人同來，可知他已經成仙，哪裡還敢存輕慢之心。又恐他前來報從前虐侮之仇，怕得他戰兢兢地，口中喊著：王……王……王……王小姐少……少少……少夫人，宛如連珠箭一般，叫得好不親熱。待要細訴前情，藉資表白，不料給鐵拐先生大喝一聲，把他嚇得魂膽俱消，險些暈了過去。

月英忙上前扶住，並暗暗關照他，說：「不用害怕，我師父是有道的天仙。此來專為救你，叫免得你活受慘劫，身入輪回。你但靜心領教，好好改過，包你將來還有好處。」胡氏聽說，不覺戰戰兢兢地說道：「小小……小姐的好心，我全知道。恨我脂油蒙心，不識好人。從前種種對你不住，望你千萬別存在心頭……」月英聽了，心中反覺不安，忙笑說：「快聽仙師指教。你瞧仙師拿的是什麼東西？」胡氏聽了，不知不覺地向鐵拐先生一瞧，哪知不瞧猶可，一經觀看，愈看愈怕，看到後來，不由嚇得大叫一聲，死了過去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

原來鐵拐先生手中持的，是一面小小鏡子。那鏡子的面積，才只有碗兒那麼大，而在胡氏看來，竟和天一般大。看了鏡子，就不見天日。鏡中的情形，宛如又一天地。首先瞧見的乃是一所房子。房子中間，躺著個病人。另外有一男一女，悄悄地商量用藥毒死這病人。病人服了他們的毒藥，立刻跳了幾跳，七竅都流出鮮血來。那情狀好不可慘怕人。最奇的那房子就是藍家住宅。病人正是藍文。用藥的人，正是胡氏本人和兄弟胡千。

而且藍文死狀可怕，和真事真情不差毫釐。你叫胡氏怎不嚇得要死呢。鐵拐先生見胡氏既暈，便微微一笑，向他吹一口氣兒，胡氏便又醒了轉來，心中明白，想不再瞧那面鏡子，無奈眼前所見，盡在鏡中，連自己這個身子，究在鏡中，抑在鏡外，都有些模模糊糊，弄不清楚。只見藍文死後，自己如何專權；胡千如何進讒；如何謀害采和夫妻；怎樣被藍休得知，夤夜通信月英；胡千怎樣誣陷月英；以至闖家嘩鬧，小夫妻逃走；胡千率眾追趕；采和、月英遇仙昇天；胡千被殛為止，鏡中便空洞洞一無所有了。而且以胡氏望去，也只碗口大小了。胡氏弄得如醉如癡，神魂飄蕩，不知要怎樣才好，直睜著兩眼望著鐵拐先生。鐵拐先生便命月英：「你帶他進去，問他可肯悔過遷善，好好做人，不得再有惡事；若能廣行陰功，多作善舉，上天決不絕其自新之路。將來功行圓滿，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咧。」月英遵旨，把胡氏扶入內室，按照師父意思，苦苦地勸導了一番。胡氏心中大澈大悟。忽然立起身，飛跑而外，跪在鐵拐先生面前，磕頭如搗蒜一般，帶泣帶說地自陳：「痛悔前非，決心為善。如有虛言，或中途改節……」說著，把個小指伸入口中，呱的一聲，咬下一大半截來，血流如注，痛徹心肺，兀自掙扎著，繼續說下去道：「……此身不得好死，必和此指一樣，被斬為兩段。」說完這話，痛得昏了過去。鐵拐先生甚喜他有此決心。料他出於真誠，點頭贊賞道：「能夠如此，犯罪雖重，未嘗不可挽補。」隨又向他吐口氣，胡氏蹙然而起，血凝痛止。鐵拐先生親自安慰了一番。胡氏親把咬下的指頭留著，說：「要每天拿來看一遍，免得事過情遷，重蹈故轍。」他們這一番熱鬧，只有當局數人心中明白。其他如藍府中下人，和胡氏子女人等，卻一點不曾看出是怎麼一回事。就是鏡子中的許多幻影，他們也都一無所見。到了此時，見胡氏截指明心，大眾不覺又怪又驚，又怕又感。據鐵拐先生說，此鏡的功用，和他那葫蘆，有同樣的效力。總之同是本人一些精神所寓。

道到深處，魂魄可游於天地之外，雖千百年前後的事情，可憑一照之功，完全顯示出來，絲毫不得舛差。此法後被楊仁傳出，但道力不及，只能書符念咒，以代魂遊之功，且所現甚微，不大明顯。用以偵查案情，訪察寇盜，很有靈驗，數千年來流傳不替，今人稱為圓光。江湖中人，有藉此以斂錢者，本旨既失，效力愈微。圓光之說，漸為上流社會所詆斥，其實圓光不靈之理，不過竊皮毛欺世之輩，哪有什麼道理。可不能因此輩胡鬧，就並舉圓光而詆毀之，那真成為因噎廢食的笨伯了。直到近數□年來，西方哲學家又師鐵拐先生之意，創為催眠術，可以不藉符咒，不用鏡子，而確知過去未來遠近真偽之事，但手續甚繁。也有特種性質的人，不能施術者。亦有精神欠充，未能深造者。而發明未久，不肖之徒又有藉催眠術之名，以愚人者。

受愚者多，妄謂催眠術和滑圓光一般，毫無理由。其實真正的催眠學家，學成此術大不容易。此等哲人，世上本不多見。其它皆襲取皮毛之徒，何足以言學理。總之，此法創自鐵拐先生。

楊仁傳其法，西哲師其理，要之不外魂靈的作用，即先生所謂精神所寓。以先生的道力神通，心血一潮，立知千萬里外事者；屈指一算，知千百年後事者，不但不用器具，更沒什麼手續。

如此方能成為真仙，才是真正神仙的本領。究竟又非西哲和楊仁所能夢想所能及了。

閒話丟開，如今且說鐵拐先生把藍宅事情辦了，即帶著仙姑、月英二人，重復駕起雲頭，直至海寧地方，逕投玄珠子的廟中。玄珠自從接任以來，多顯靈應，以故香火之盛，一時無兩。聽說鐵拐先生到來，慌忙出迎。二仙相見，大喜大笑，攜手入內。鐵拐先生命仙姑等相見，各敘景慕之意。玄珠問起鐵拐雲遊的情形，鐵拐先生也問他防蛟守土的事情。因把途中所見老蛟南來的情形，告訴了他。玄珠歎道：「此畜不除，浙難未已。小弟雖會同龍王，多方設法絕其出入之路，怎奈此妖神通不在我輩之下。誠慮百密一疏，中其奸計。那時百萬生靈，責任在我一人身上。自顧才淺，擔此重任，每一念及，未嘗不慄慄自危。道兄既不棄我，惠然肯來，度必有以教我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道友大謙了。老蛟雖凶，從來說，邪不勝正。況有道兄謹慎留心，坐鎮海口，又得平氏夫婦相助，料老蛟也無可如何。縱有意外，真是劫數所關，無可倖免。在道兄但能始終如一，不懈不苟，不以一時雅興，忘卻平時的戒懼，如此便是劫數到來，也與道兄無關了。」

玄珠子聽了，口中連連稱是。心中卻甚覺鐵拐先生這番教言，來得不大切實。好似一種敷衍塞責的門面話。心裡這樣想，面上也稍覺有些不大誠服的態度表現出來。鐵拐先生明知其意，只作不曾明白。當晚玄珠預備了江南鮮果，越中名產，宴請三位遠賓。賓主暢談，竭歡盡情。

到了次日，鐵拐先生就率了仙姑、月英離開海寧，北至中州。

鐵拐先生笑對月英說：「教你一點小玩意兒。」月英不解其情。

仙姑笑道：「師兄必有作用。賢妹只用心學習，不必多問。」鐵拐先生口念咒語，命月英熟誦，又在他的兩掌心寫隱顯二字，說道：「用此咒語，可以變心中欲變的人物。但非正道，不能持久，大約可有一二天的效用。掌中二字即隱顯身子的符咒。欲隱時，可將左手向上，人就瞧不出你的所在。要現時，用右手向下一覆，立可顯出身子。這等法子，是一種玩意兒，不能當作正經仙法看。正經變化隱身之法，都要真實功力，可以變化無窮，並用不著什麼符咒。但你初起出家，還談不到這等功夫，也且這等功夫並非修道正宗。到了大道功成，都可不煩勤習，自然通達。若皮毛未得，先學術數，便是棄本逐末，既分學道之心，又於養心有害，是絕對使不得的。今天所教，雖非真正玩意兒，也該認作是一種好玩的事情，不必苦苦縈心，反召外魔。至於我所以教你的緣故，你可明白麼？」

月英茫然道：「弟子正在狐疑。師尊既言求道不必先求術數，致分學道之心，為什麼今天又先把比術數更下一層的符咒之事，教給弟子？並又再三訓戒，只可當作一種玩意兒。弟子自揣根基未固，學力毫無，豈是學習玩意之時？又難道不怕分了求道之心麼？弟子愚昧，望乞師尊明白指示。」

鐵拐先生聽了，深喜他能知大體，有操守，先獎勵了他幾句，方說：「此來專為采和之事，也卻是為你起見。我對於你，已有□分堅強的信心。對於采和，卻還不敢斷定他有無變志。因想，趁此時機，試察他幾次，也不專為試驗他的誠心與否。他若是真有造化的，經我這番試察，也可益堅修道之心。他能早一日昇天，你也可以早一天出世。所以說為他也是為你。你和采和的心願，也似我和何師妹一般。師妹一天不成仙，我也一天不登天。你何師妹的用功，還了得麼？這幾時，你該見他那種刻苦勤煉，晨興夜寐的情形。他現於性命之學，已□得七八，大概不久也可成正果。我雖等候了他幾百年，他也很不辜負我了。希望將來采和對你，也有這樣的用心，格外的努力，你也可以省些心事，我也得了極大的安慰了。」

月英聽了，還不□分明白。鐵拐先生笑而歎道：「這孩子如此聰明，這點小事，都想不出來，豈非懵懂一時？」仙姑也說道：「賢妹不用癡想。師兄的用意，我全明白，告訴了你吧。」月英聽到這句，忽然省悟起來，不覺失笑道：「真是弟子太不聰明了。師尊之意，必是要弟子變化什麼，去試察采和，可是不是呢？」二仙見說，都大笑起來，說：「你如今才明白了麼？」鐵拐先生因吩咐他如此如此，切勿有誤，可得采和的真情。月英領命。鐵拐先生向下一看，忽然指著下界一個村莊，說道：「這裡已是豫州地界，在黃河之南。我料采和今夜必當來此借宿，現在還在半途之上。我和你何師妹先去，如此這般，嚇他一下，看他可有些膽量？他要來到村中，你就照我這計策，如法辦理，不得有誤。於是大家按落雲頭，落在一個土地廟內，嚇得那土地慌忙出來招待上仙。鐵拐先生慰勞了幾句，把來意對他說明，叫他照顧月英，為他年幼路生，恐有舛錯。月英便在廟中等采和。鐵拐先生和何仙姑仍復出廟，用縮地法，趕到□里之外一個山坡後面。鐵拐先生手指對面的林子，說：「那樹林中間，彳亍行路的，就是采和來了。此際荒野無人，瞧他正在四顧彷徨，必是想找人問路。賢妹可速動手去引他過來罷。」仙姑聽了，笑了笑，一扭身子，變成白髮婆婆迎著采和走上前去。那邊采和正因日暮路迷，想找個人來問條路徑。忽見前面走來這個老婆子，心中大為歡慰，忙著上前施禮，問道：「貧道是往王屋山的，因貪趕路程，誤了打尖，請婆婆指示哪處是大路，哪裡有宿頭？」仙姑聽了，回頭指道：「你往那邊去，繞過這個山坡，再趕五六里路，就有村子，可以借宿。」采和舉手稱謝，拔步就行。此時天已垂暮，斜日黃昏。采和心中越急，邁步越快。可奈山坡在望，終是趕不上去。

采和不覺又笑又氣，自己說道：「性急的人，終是這等樣子。路徑長短，是有一定的，怎會忽遠忽近。自然是我心中發急，所以覺得越走越慢了。」話雖如此，可是那時的道路，也委實有些可怪，明明相距不遠，卻實實在在地走了有半個時辰。垂暮光陰，自然差不得一刻兩刻，經他多走半個時辰，自然要趕到黃昏時候了。采和到了山坡下，已覺有些乏力，不覺急道：「據老太婆說，過了山坡，還有六七里路，才有村子。如今天已全黑，路徑難辨，人又非常辛苦，怎能趕得這許多路。況且看此山雖不□分高峻，而峰巒重疊，還恐怕有虎狼暴客出沒其中。萬一遇到這些東西，不但手無寸鐵，難以抵擋，而且疲乏之身，連逃走都狠是不易的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」想了一會兒，料到久坐此地終非長策，只得鼓起勇氣前進。剛要繞轉山坡，忽然滿山樹木蕭然作響，一陣狂風吹得采和渾身發抖，禁不住向山上一望，只見樹林中間，兩盞極大的紅燈，正在一閃一閃地發出光來。

采和心中大疑，說：「山中沒有人居住，怎能有這等大燈？況且剛才並沒瞧見，怎麼一下子工夫就有這對紅燈？是誰上去懸掛的，掛在這裡又有什麼用呢？」想到這一層，更不覺再往上探望幾眼，哪知不望則已，一經瞧清，不由得大喊一聲，嚇倒在地。不知采和因甚怕這紅燈，卻看下回分解。